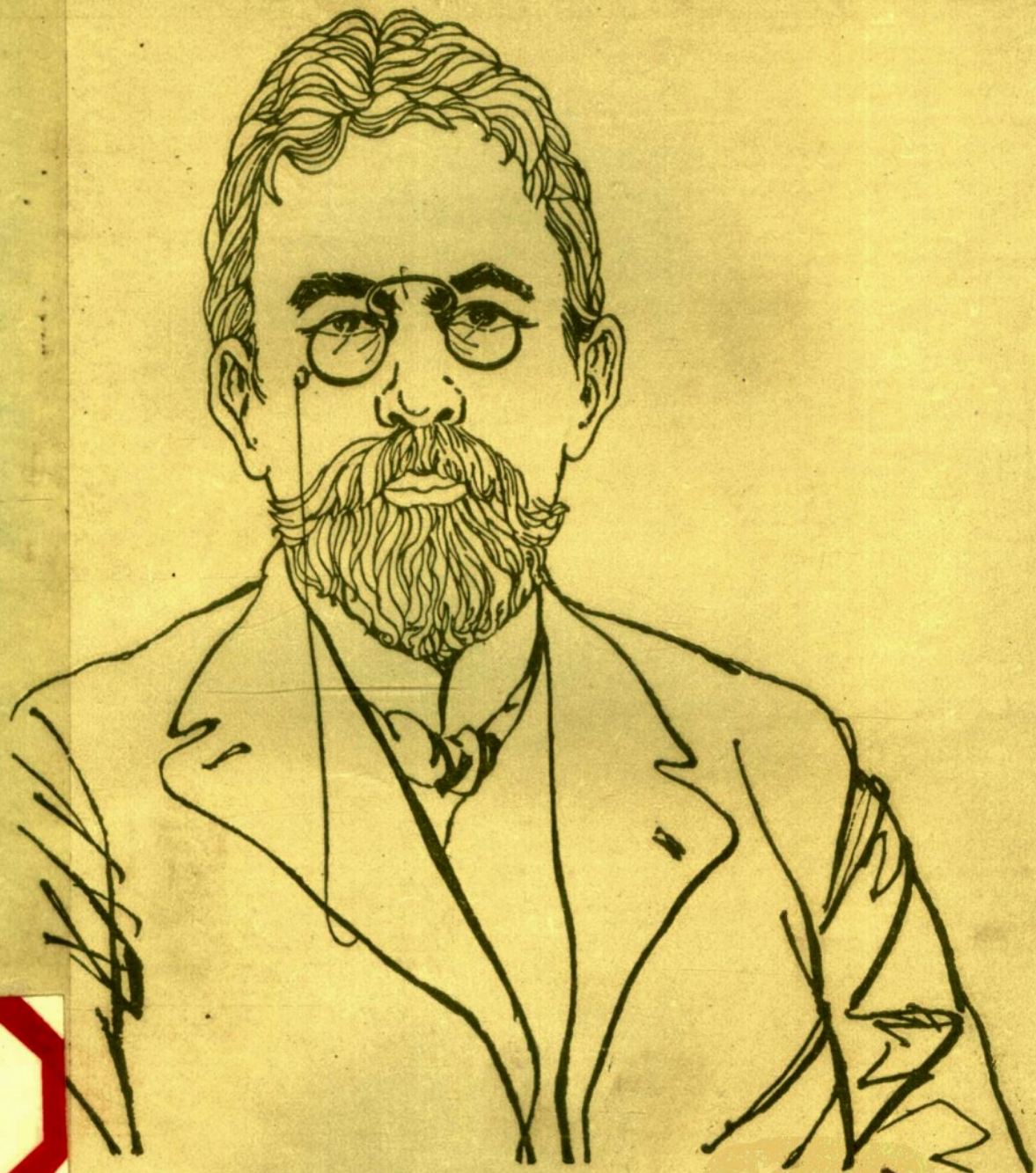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契诃夫文集

第十一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契诃夫文集

汝龙译

第十一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А. П. ЧЕХОВ
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Т. VII — IX

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1962 年版本译出

契诃夫文集
第十一卷
汝龙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17,000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4,000 册

ISBN 7-5327-1657-0/I·994

定价: 19.30 元

目 次

[无题名的剧本](四幕剧).....	1
在大道旁边(独幕戏剧小品)	235
论烟草之害(独幕独白剧)(1886).....	267
天鹅之歌(卡尔卡斯)(独幕戏剧小品).....	275
伊凡诺夫(四幕正剧)	289
蠢货(独幕笑剧)	383
求婚(独幕笑剧)	405
一个被迫当悲剧角色的人(别墅生活片断)(独幕笑剧).....	427
婚礼(独幕剧).....	437
题解.....	457

蘇平 解 題
PDG

[无题名的剧本]

四 幕 剧



剧中人物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·沃英尼采娃——年轻的寡妇，将军夫人。

谢尔盖·巴甫洛维奇·沃英尼采夫——沃英尼采夫将军与前妻所生的儿子。

索菲雅·叶果罗芙娜——他的妻子。

波尔菲利·谢敏诺维奇·格拉果里耶夫第一——地主，沃英尼采夫家的邻居。

基利尔·波尔菲利耶维奇·格拉果里耶夫第二——他的儿子。

盖拉西木·库兹米奇·彼特陵——地主，沃英尼采夫家的邻居。

巴威尔·彼得罗维奇·谢尔布克——地主，沃英尼采夫家的邻居。

玛丽雅·叶菲莫芙娜·格烈科娃——二十岁的姑娘。

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特利列茨基——退休的上校。

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——他的儿子，年轻的医生。

阿勃拉木·阿勃拉莫维奇·温盖罗维奇第一——有钱的犹太人。

伊萨克·阿勃拉莫维奇(温盖罗维奇第二)——他的儿子，大学生。

季莫菲依·戈尔杰耶维奇·布格罗夫——商人。

米哈依尔·瓦西里耶维奇·普拉托诺夫——乡村教师。

亚历山德拉·伊凡诺芙娜(萨霞)——他的妻子，伊·伊·特利列茨基的女儿。

奥西普——三十岁的汉子，偷马贼。

玛尔科——调解法官的信差，小老头。

瓦西里	}	沃英尼采夫家的仆人。
亚科甫		
卡 嘉		

宾客们，仆人们。

[剧情发生在南方的一个省，沃英尼采夫的庄园里。]



第一幕

[沃英尼采夫家的客厅。一道玻璃门通到花园，两道门通到内室。家具有旧式的，有新式的，混杂在一起。一架钢琴，旁边有一个乐谱架，放着一把小提琴和乐谱。有一架簧风琴。若干画片(粗俗的彩色画)镶在金边镜框里。

第一场

[安娜·彼得罗芙娜坐在钢琴旁边，对着琴键低下头。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·特利列茨基上。

特利列茨基 (走到安娜·彼得罗芙娜跟前)怎么啦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(抬起头)没什么。……闷得慌。

特利列茨基 让我抽根烟吧，mon ange^①！简直非常想抽烟。

不知什么缘故从一清早起还没有抽过烟呢。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(给他烟)多拿几根吧，免得过一忽儿再麻烦我。

① 法语：我的天使。

[他们开始吸烟。

真闷呐，尼古拉！痛苦，没有事可做，愁闷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……

[特利列茨基握住她的手。

您这是要给我按脉吗？我身子挺健康啊……

特利列茨基 不，我不是按脉……我要亲一下。（吻手）吻您的手好比吻小枕头……您拿什么东西洗您的手，怎么这么白呀？了不得的一双手！我甚至还要吻一回（吻手）。下象棋吧，怎么样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行……（看钟）十二点一刻了……恐怕我们的客人肚子饿了……

特利列茨基 （摆象棋盘）多半是这样。讲到我，我可是饿极了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问都没有问您……您总是肚子饿的，虽然您随时在吃东西……

[他们坐下来下棋。

您走棋吧……已经走了……先得想一想，然后再走。我走这儿。您老是饿……

特利列茨基 您这么走……嗯……我饿……快要开午饭了吧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看快不了……我们一到这儿来，厨师他老人家就喝得大醉，现在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快要开早饭了。说真的，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，您什么时候才会吃饱？吃啊，吃啊，吃啊……吃个没完！可真不得了！这么小的一个人，却有那么大的肚子！

特利列茨基 嗯，是啊！怪得很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那一回您溜进我的房间里，问也不问一声，就把那半个大馅饼吃了。那个大馅饼不是我的，您莫非不

知道？真丢人，亲爱的！您走棋啊！

特利列茨基 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要是我不吃，它可就要发酸了。您这么走？也行……那我这么走……要是我吃得_多，那就是说我身体健康；而要是我身体健康，那就请您容许我说一句…… *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*^①。您为什么老在考虑？走棋吧，亲爱的夫人，别考虑了……（唱）我要告诉您啊告诉您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别吵了……您妨碍我考虑。

特利列茨基 可惜您这么一个聪明的女人一点也不懂美食。凡是不讲究吃食的人，就是个废物……精神上的废物！……因为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这么走可不成！怎么？您往哪儿走？哦，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因为味觉在自然界跟听觉和视觉占据一样的地位，也就是列为五种感觉之一，而这五种感觉，亲爱的，完全同心理有关。心理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您似乎打算说俏皮话了……您不要说俏皮话，我亲爱的！这惹人讨厌，也跟您不相称……您注意到您说俏皮话的时候我并不笑吧？看来，到了该注意的时候了……

特利列茨基 该您走了，*votre excellence*^②！……您得保住马！您不笑，那是因为您没听懂……对了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您干什么闲坐着？该您走了！您是怎么个想法？您那个“她”今天会不会到我们这儿来？

特利列茨基 她说好了要来。她答应的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既是这样，那她该来了。十二点多了……

① 拉丁语：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。

② 法语：阁下。此处为“夫人”之意。

您……您原谅我冒昧问一句。您跟那个女人是“逢场作戏”呢，还是认真的？

特利列茨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这是开诚布公，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。我问这事不是为了背地里说人闲话，而是出于朋友的好心……您把格烈科娃看做什么人，她又把您看做什么人？您要老实说，不要讲俏皮话！劳驾……怎么样？说真的，我是出于朋友的好心而问的……

特利列茨基 我把她看做什么人，她把我看做什么人，这目前还不清楚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至少……

特利列茨基 我常到她家里去，聊天，惹人厌烦，弄得她的妈妈在咖啡方面添一笔开支，此外……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该您走了。我得对您说明，我是隔一天去一次，偶尔也天天去，在幽暗的林荫道上散步。我对她讲我的事，她对我讲她的事，同时摸着我的纽扣，从我的衣领上摘掉一根绒毛……要知道我身上老是粘着绒毛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那么，怎么样呢？

特利列茨基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……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我到她家里去，那是难以确定的。是烦闷无聊吗，是爱情吗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……我只知道每逢吃过午饭以后我总是非常想她……我无意中问过她，原来她也想我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可见这是爱情喽？

特利列茨基 （耸耸肩膀）很可能。您怎么看呢，我是爱她还是不爱她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这话才妙！您自己总知道得清楚些嘛……

特利列茨基 嗯嗯……您不明白我的意思！……该您走了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走了。我是不明白，尼古拉！在这方面女人是很难理解您的。

特利列茨基 她是个好姑娘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喜欢她。她是个挺出色的人。只是有一点，朋友……您可别给她闹出什么笑话来！……闹出什么笑话来……您是有这种毛病的……您今天去闲逛，明天去闲逛，说出一大堆废话，许很多的愿，把事情搞得沸沸扬扬，临了却无结果而散……我会为她惋惜的……现在她在干什么？

特利列茨基 看书……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她还在研究化学吧？（笑）

特利列茨基 大概是吧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好姑娘……慢着！您的袖子碰棋子了！我真喜欢她那个小尖鼻子！她会变成一个不坏的科学家……

特利列茨基 她还没门儿呢，可怜的姑娘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您听我说，尼古拉……您去要求玛丽雅·叶菲莫芙娜到我这儿来走动走动……我认识她，不过……我不会从中撮合，光是来往一下……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她，要就好好地让她走开算了，要就跟她结婚……或许……（停顿）我认为您是个娃娃，是一股风，所以我才来管您的事。该您走了。我的意见是这样。要就根本别碰她，要就跟她结婚……就是结婚……没有别的！万一您想要结婚，您就先考虑好……您要从各方面考察她，不要浮皮潦草，您要考虑，要了解，要琢磨，免得事后哭一场……听见没有？

特利列茨基 那还用问……我的耳朵张着呢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了解您。您干什么事都不动脑筋，结婚也不动脑筋。只要人家向您指一指某个女人，您就什么都愿意干。应当跟亲近的人商量一下才是……对了……不要依靠您那个蠢笨的脑袋。（敲桌子）您的脑袋就跟这个一样！（打唢哨）打唢哨了，我的妈呀！脑子有的是，可就是不中用。

特利列茨基 跟庄稼汉一样打唢哨！怪女人！

〔停顿。〕

她不会到您这儿来走动的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为什么？

特利列茨基 因为普拉托诺夫常溜达到您这儿来。自从他做出那些狂妄的举动以后，她就看不惯他了。这家伙认为她是个傻瓜，把这个想法装进他那乱七八糟的头脑里，现在连鬼都劝不动他了！不知什么缘故他认为他有责任惹傻瓜讨厌，对他们搞各式各样的名堂……您走棋啊！难道她是傻瓜吗？他可真会了解人啊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胡说。我们不许他放肆。您对她说，叫她别害怕。不过这个普拉托诺夫怎么这么久没来了？他早就该来啦……（看表）他未免太没礼貌。有六个月没见面了。

特利列茨基 我到您家里来的时候，学校里的护窗板关得挺严实。他大概还在睡觉。这个家伙！我自己也很久没有看见他了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他身体好吗？

特利列茨基 他永远身体好。结实得很呢。

〔格拉果里耶夫第一和沃英尼采夫上。〕

第 二 场

[人物同前，加上格拉果里耶夫第一和沃莫尼采夫。]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(上)就是那么的，最亲爱的谢尔盖·巴甫洛维奇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这些快落下的明星比你们这些上升的明星好，走运。您看得出来，男人既没有吃亏，女人又占上风。

[他们坐下。]

咱们坐会儿吧，我可真累了……我们照最好的骑士那样爱女人，相信她们，崇拜她们，因为我们把女人看成优秀的人……女人是优秀的人，谢尔盖·巴甫洛维奇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为什么骗人啊？

特利列茨基 谁骗人？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那么谁把这个棋子放到这儿来了？

特利列茨基 这是您自己放的啊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哦，对了……Pardon^①……

特利列茨基 当然得pardon了。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我们也交朋友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友谊不是这么浅薄，不是这么多余。我们那个时代有小组，有阿尔扎马斯^②等等。顺便说说，我们有个风气，为朋友是要赴汤蹈火的。

沃莫尼采夫 (打呵欠)那是个好时代！

① 法语：对不起。

② 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八年彼得堡的一个文学小组。

特利列茨基 而在我们这个可怕的时代消防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替朋友赴汤蹈火。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胡说，尼古拉。

[停顿。]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去年冬天我在莫斯科看歌剧的时候，瞧见一个青年人在美妙的音乐的影响下哭了……这不是好事吗？

沃英尼采夫 恐怕要算是好极了。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我也这么想。可是，劳驾，您对我说一说，为什么那些坐在旁边的女士和先生们瞧着他却在发笑呢？他们有什么好笑的？他自己也发现好心的人们在瞧他的眼泪，他就在坐位上扭来扭去，满脸通红，做出一副苦笑的样子，然后就从戏院里走出去了……在我们那个时候，大家不会为真挚的眼泪而害臊，也不会发笑……

特利列茨基 （对安娜·彼得罗芙娜）叫这个甜言蜜语的人得忧郁病死了才好！我真不喜欢！听着刺耳啊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嘘……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我们比你们走运。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懂音乐的人不把歌剧听完是不会走出剧院的……您打呵欠了，谢尔盖·巴甫洛维奇……我惹得您厌烦了……

沃英尼采夫 没有……您做结论吧，波尔菲利·谢敏内奇^①！到时候了……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行啊……如此类推，不胜枚举。要是现在把我所说的话做一个结论，那么就是这样：在我们那个时

① 波尔菲利·谢敏诺维奇的简称。在俄语对话中，父称往往简化，下文不再一一注明。

候有爱的人和恨的人，因而也有气愤的人和藐视的人……

沃莫尼采夫 很好，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吗？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我认为没有。

[沃莫尼采夫站起来，往窗子那边走去。]

这类人的缺少已经成了现代的肺癆病……

[停顿。]

沃莫尼采夫 这是毫无根据的，波尔菲利·谢敏内奇！

安娜·彼得罗芙娜 我受不了！他身上的巴楚莉香水味那么难闻，我都感到头晕了。（咳嗽）您往后退一下！

特利列茨基 （退）她输了棋却把帐算在可怜的巴楚莉香水上。

怪女人！

沃莫尼采夫 单凭揣测和对过去的青春的偏爱就大加指摘，这是不对的，波尔菲利·谢敏内奇！……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也许我说得不对。

沃莫尼采夫 也许……在这方面，不容许说“也许”……这种指摘可不是儿戏啊！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（笑）可是……我亲爱的，您生起气来了……哼……单是这一点就证明您不是骑士，您不能够对您的对手的见解抱应有的尊敬态度。

沃莫尼采夫 单是这一点就证明我能够愤慨。

格拉果里耶夫第一 我，当然，不是一概而论……例外也是有的，谢尔盖·巴甫洛维奇！

沃莫尼采夫 当然……（鞠躬）我万分感激您的让步！您的手法的妙处就在于这种让步。不过，要是个没有经验的、不了解您而相信您的见识的人偶然碰到您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要知道，您就会顺利地说服他，说我们，也就是我、尼古拉·伊凡